

台湾纯爱言情季——

永永远远

卫小游 作品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台湾最  纯爱 言情季——

永永远远

卫小游 作品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永永远远 / 卫小游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2.4

(台湾纯爱言情季)

ISBN 978-7-5399-5171-3

I. ①永… II. ①卫…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38272 号

书 名 永永远远

著 者 卫小游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4.75

字 数 95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5171-3

定 价 1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最近有点怀旧

似乎已经很久没有碰过校园的题材了，似乎也有段时间没有写过很青春的故事了。所以当我重新打开我电脑里尘封的旧档案，看到了这个好几年前只写了一点点开头就停住了的故事时，我决定把它完成。

这是一个跟校园有关的青春故事，续写的同时也一边勾起自己过去的校园生活。甚至还作了梦，梦见以前的同学——已经很久不曾梦见过了，感觉很有趣。

原本我想将这个故事分成两大段来写。前半段写主角们的学生时代，后半段写他们长大后进入社会所发生的事。不过写到后来，故事里的时间进度一直不肯走得太远，显然是不允许我把他们写老，因此这果然是一部很青春的故事啊……

请翻开下一页，看看到底有多青春吧。

1

“加油、加油，小五加油！”

一群小女生站在篮球场外惊声尖叫。

身穿白色球衣的5号球员在球场中灵巧地移动，抄球拦截、快攻，迅速投篮，射手成功投进一球。

26比19，白队暂时领先。

场外的小女生们疯狂地又尖叫呼喊起来。

“小五小五一级棒！”

“小五小五我爱你！”

中场休息，裁判的哨声尖锐地划破午后篮球场的天空。

小女生立刻争相递毛巾、开矿泉水给她们的支持者，那个被唤做“小五”的孩子理所当然被一堆心仪、崇拜的小女生团团包围住。

穿红色球衣的球员对现场拉拉队一面倒的加油声嗤之以鼻。大部分球员对此冷眼看待。

这是一场小学生校际篮球友谊比赛，出赛双方是西区的风林

小学和东区的桧山小学。前者穿白色球衣，后者穿红色球衣。

比赛已进入白热化状态，午后的太阳高悬在天空蒸腾大地，在此之前，已有许多人体力不支或中暑了，留在场上的都是意志力坚强和耐力过人的球员。

这场白与红的竞争，他们专注于要将对方打败。

这个年纪正是不讲性别的阶段。

男生可以有些娘娘腔，女生可以做个男人婆，社会的价值对他们的影响还不很大，他们只晓得要争取球赛最后的胜利……唔，也许还有一些加油声。但小女生们几乎只为一个人疯狂，这令他们不高兴了。

“那个小不点未免太刁了。”红队的球员猛灌了一大口水后说。“矮冬瓜又瘦巴巴，真不知道那些没脑袋的女生在尖叫些什么？”最呕的是，连他们这边的女生竟然也跑去帮那个小不点加油！这是什么情况？

另一个队员说：“但他的动作真的很快，小小一尊倒是很会钻，整个人滑溜的很，投球又准，其他人拿到球也老是往他那边传，他们队上有一半的得分都是那个小不点攻下的。”

红队的队员全都往那被女生包围住的圈圈望了望，然后又聚在一起，商量应对策略。

“围堵他。”从头到尾未发一语的队长下了命令，“阿吉负责后卫，黑仔和我负责看住那小子，我们得将他堵死，防止他再得分……”

队员们交换会意的眼神。

休息时间结束，下半场开始。

红队队长给队员们信心喊话。“准备好了吗？”

所有人一致点头。

队长伸出手来，其他队员立刻将手叠上。他们握住彼此，大喊：“加油！加油！加油！”

由于上半场落后的关系，下半场红队必须将比数拉回来。这回他们拨了两个人守住对方的得分快手，但身材高大的他们依然很难守住身材较瘦小的“小五”。

只见小五一个利落的旋身，便接到了队员传来的球，他快速运球上篮，擦板得分。“小五亲卫队”又疯狂尖叫起来。

比数拉大为九分，红队赢球的希望愈来愈渺茫。

而天空还是那样的蓝，几百里内看不见一朵云，汗水在他们年轻的皮肤上蒸发，这是个又黏又热的夏天。青春盛夏。

小五又拿到了球，前方有三个球员守住他，他从斜前方切球带过。

球切过去了。

小五突破重围，准备运球上篮。

突然一条腿横踢过来，小五闪避不及，被那条腿硬生生绊倒。

重力加速度，他整个身躯往粗糙的水泥地扑去，绊倒他的那个人被他失去平衡的身体一带，跟着撞倒在他身上，发出一声痛呼。

裁判急吹一声长哨，比赛暂停。

压在小五身上的红队球员先被拉开，白队其他球员连忙围过来将他们的伙伴扶起来。看清楚小五的惨状后，他们惊呼出声。

“老天，你好惨。”小五的膝盖和手肘关节处有多处严重擦伤和淤血，他的脸颊也擦破了一块，正沁出血丝。

意外的发生有许多目击者，红队是故意犯规的，这激起白队所

有的球员同仇敌忾的心情。

气愤的白队揪住犯规者就要动用私刑，红队的人立刻前往阻止，小五的受伤让两队几乎要打起来了，连裁判吹哨子都没有用。

情绪的白热化令他们都忘了当务之急应该是先照顾伤者。

小五在球场边坐下来，用女生递给他的手帕把脸上的小砂石清理掉，再用矿泉水清洗他膝盖和手肘上的伤口，冰凉的水流过破皮的伤口时所产生的尖锐刺痛感令他差点没大叫出来，但他只是倒抽一口气。

“小五，你没事吧？”小女生在他身边关心地问。有些人则已经开始替他觉得痛而掉下眼泪。

小五皱着眉，摇摇头问：“谁有长一点的手帕，借我。”他的声音清亮而干净。

好几条雪白的手帕立刻送到他面前。他用了两条包住他受伤的两个膝盖，再用另一条绑住他的手肘。

从头到尾他没有吭过半声，一旁吓得半死的小女生看他的眼神显得更加崇拜，而无人去理会已经打起来的那群臭男生。

眼见着球场上烟尘四起，战况激烈。

小五以手撑地站了起来，一拐一拐地走向装满了篮球的大竹篮。观望片刻后，他从中拿起一颗篮球，站在斗殴边缘大喊：“别打了！”一群蠢蛋。

还是没有人停下来。

叹了口气，用力执出手中的篮球。

第一颗……然后是第十五颗。

“再打呀，笨蛋！”单手用力掷出。第十六颗——

于焉，一场夏日午后的篮球赛变成了斗牛赛，而最后竟以躲避球赛收场。

当小五精准地扔完了竹篮里的篮球后，场内斗殴的所有人头脸都挂了彩。

小五把最后一颗篮球重重地扔向那个故意绊倒他的红队球员，硬球准确地吻到了他的脸，替自己报了“一拐之仇”。

而后他潇洒转身离去。

遗憾的是，这场比赛没有赢家。

丫 丫 丫

就读高中一年级的赵家老二刚放学回来，将脚踏车牵到后院的的车库时，他看见了隔壁家还在念小学的女孩。

八成又干坏事了。否则干吗偷偷摸摸的，想从后门围墙内的老芒果树爬进房间？

他悄悄绕到芒果树下。晓雾像一只无尾熊一样攀在树干上，动作有些迟缓，不像往常一般灵巧利落，但他没发现。

他伸手往无尾熊的屁股一拍，龇牙笑道：“嗨，师妹——”

他还没把话说完，受到惊吓的无尾熊忘了紧捉住树干，松开手脚的下场是往下滑——

无尾熊双脚分开，跨坐在他肩上，没有防备的他，硬生生承受住突如其来的重量，单膝跪了下来。

晓雾低头看了她的“坐骑”一眼，伸手打了一下那颗黑色的头颅，压低声音，怕被屋里的人听见。“驴蛋，你吓了我一跳。”

“你才吓了我一跳，野丫头。”他咕哝道，同时将坐在他肩上的小猪拉下来，“下来，你快压垮我了。”

“白斩鸡。”真没用。晓雾轻哼一声，把他的头当跳马的扶手，用力一压，接着翻身跳落。往常这种动作对她来说是轻而易举，但她受了伤，影响了她的灵活度，落地时，她颠簸了下。这回他注意到了。

“怎么了……”注意到她双膝上绑着沁出血丝的手帕，他蹙起眉说：“真的惹了麻烦，嗯？”他蹲下来看看她的膝盖，又看看她的手肘，最后是她脸颊上的擦伤，他半开玩笑半担心地道：“我以为你不至于会笨到去撞火车的。”

晓雾的回答是轻哼一声。

“不良少女。”他拍了下她的头，拨了拨她紧贴着头皮削短的头发。

晓雾皱起鼻子别开脸，大步往老芒果树走去。她又不是小孩子了，还老拍她头。

赵家老二再度将她从树干上拦腰抱下。“受伤了还想爬树，你是想在我面前摔断一条腿，好让我被我家大人揍？”

晓雾双眼虎虎地瞪他。“我刚刚就快爬到了，是谁害我摔下来？”

“刚刚是刚刚，现在是现在，反正你现在不准爬树。走吧，从我家阳台过去比较安全，顺便帮你擦点药。”

这片住宅区的房子都是同一家建商在同一年里盖的。两幢两幢的连在一起，有后院和前庭，提供给一般的中产家庭。

赵家的阳台是紧邻着晓雾家的，只要伸腿一跨，就能跨过去。

听赵二提议去他家，晓雾原本漫不经心的态度突然紧张了起来。她拉住他一截衣角，讷讷地问：“去……你家？”

“对，如果你坚持爬树，我就告诉林妈妈你受伤的事。”

晓雾瞪他一眼。“大嘴公才那么多话。”

他咧嘴笑说：“这也是不得已的，要怎样，你自己选。”

晓雾咽了咽口水。

屋里传来晓雾妈妈的声音：“小五，是你吗？”

晓雾差点没跳起来，急急忙忙推着赵家老二往他家走，她可不想给妈妈看见她这一身狼狈的模样。

被推着走的他翻了翻白眼，嘀咕道：“你就是非得要人催才走得动。”

她故意从他背后用力推了一下，他差点跌倒。

他回过头来瞪她，她就给他用力地瞪回去。“娘娘腔才这么啰唆。”

他们从赵家后门进屋去，在门外，她迟疑了下。

“我爸妈不在。”他开门让她进去，叫她先在客厅等，他则去拿药箱。

晓雾在赵家客厅的沙发上坐下，小茶几上有一个相框，里面是赵家的全家福。

她的注意力很快被其中一张脸孔所吸引，她看得太过专注，以至于没发现有人走了进来。

“嗨，帅妹，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进门的人边打招呼边往冰箱走去，“你在看什么看得那么专心？”

晓雾蓦地抬头起，她紧捉着手中的相框，双颊突然潮红一片。她结巴道：“嗨……赵大哥。我……我在看你们的全家福照片……风、风景拍得很、很好。”呼……她垂下眸，发现她的坐姿相当不雅，

她立刻将双腿并拢，并祈祷赵大哥没有看见她刚刚粗鲁难看的坐姿。

“风景很好？那只是后面的院子啊。”赵家老大拎着两瓶可乐走了过来，扔了一瓶给晓雾后，他便在另一张沙发椅上坐下，打开冷饮大口地喝，率性的姿态令晓雾无法移开视线。

她着迷地看着他。“哦，是吗？看、看不太出来呀……”

赵家老大今年十七岁，有着一头狂野的浓密黑发和高大健康的身材。

晓雾发现自己看到他就会心跳加速，全身无力，讲话开始结结巴巴大约是在一年前。

那一天她跟姐姐们一起去看本县中等学校篮球大赛，球场上的赵大哥风靡全场，她注意到他矫健的身手，也注意到汗水自他的发梢滴落，当中场休息，晨曦姐拿冷毛巾去给他擦汗的时候，她多么希望她是递毛巾给他的那个人。整整一个下午，她都无法将视线自他身上移开，自此她就再也不是原来的她了。

就像现在。

她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么了？

赵家老大笑出声，伸手拨了拨她男孩样的短发。“傻瓜——”蓦地，他的笑声顿住，紧接而来的是他关心的询问。“怎么受伤的？”

她老实地说：“下午篮球比赛，不小心跌倒。”

他审视她的伤口，说：“一定很痛吧，有没有哭？”

晓雾摇摇头。“没有。”

他拍拍她的头，说：“好勇敢。”

晓雾的唇角牵动出一个甜美的微笑，整张脸亮了起来，眼睛闪烁。“没、没什么啦！其实这伤没有看起来的严重。”

“是吗？”赵家老二冷冷的音调从楼梯上传下来。他走下楼，看了眼他的兄长，不赞同地摇摇头，又转看向晓雾。

晓雾倔强地昂起下巴。“本来就是，小伤而已，一点儿也不痛。”

赵家老二耸耸肩，一言不发的在她身边蹲下，打开医药箱，用棉花棒沾了消毒水后，有些粗鲁的在她膝盖上血肉模糊的伤口“消毒”。

晓雾痛得龇牙咧嘴，差点没痛叫出声。

赵家老二装做没看见她痛得脸孔都变形的模样，对她其他处伤口依样画葫芦。

消毒酷刑结束后，他仿效赵家老大，拍拍她的头说：“好勇敢。”

气得晓雾几乎没拿起药箱里的止血绷带封他的嘴。

坏、他这张嘴真坏！

他在火山爆发前匆匆逃开。“好啦，看来你的伤‘的确’没有看起来的严重，剩下的工作，就自己来吧！”

晓雾哼声道：“不劳你费心，赵、二、哥。”

想起刚刚晓雾看他兄长的样子，他暗忖道：“也许的确不劳我费心……”

晓雾毕竟只是一个十二岁的女孩……这年纪的女孩子有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也是很正常的事。

或许，他是想得太多了……

Y Y Y

赵家老二离开后，晓雾虽然很想多跟赵家老大多聊一会儿，但又担心晚回去，家里的人会来找她，到时候她身上的伤可就瞒不住了，她几乎已经可以想象妈妈大惊小怪又唠叨个不停的样子。

临走前，赵大哥站在阳台上跟她道再见，还叫她“帅妹”，让她心头暖烘烘的，她想她确实喜欢他这么叫她。因此她可以不计较赵二也这么叫。

但其实最先这么喊她的人是赵二。

只不过她似乎不小心给忘了……

当她跨过赵家阳台，打算偷偷摸进自己的房间里时，一声河东狮吼令她头皮发麻，全身僵硬。

“林晓雾！”一个中年妇人站在她房里，双手叉在系着围裙的腰上，蹙着眉瞪她。

真是天要亡她，还是被发现了。

“妈。”低头一叹。唉，我家有只河东狮。

丫 丫 丫

赵家老二坐在书桌前温书，听见隔壁屋子传来的声响，忍不住要笑笑的扬了扬嘴。

这小丫头，唉，拿她没办法。

已经为她用尽心机了，却还是逃不过林妈妈一双法眼。

算了，不管她了。

但，真能不管吗？

林晓雾从一出生开始，就注定要叫他为她费心神。

丫 丫 丫

林家有五个女儿，晓雾排行第五。

据说林妈妈怀孕时曾经去医院照超声波，检查结果发现肚里的宝宝是个男婴，谁知最后生下来的还是个女儿，让林爸爸和林妈妈以为医院抱错了孩子，闹了一场小笑话。

其实林家并不是重男轻女，只是在连续生下四个女儿后，多多少少希望这胎能够在万红丛中点缀一抹绿。但在迎接第五个女儿降生后，林家夫妇也看开了，如果上天要给他们五个女儿，那么又何必一定要儿子呢。

女儿总是比较贴心啊。

只是人算依然不如天算。

这个小五虽然是女孩貌，但言行举止全没个女孩样，从小就好动的不得了，常常左一个肿，右一块伤的回家来，性格像只野猫，让林家两老为她费煞心神，苦心不已。

“瞧你，就不能小心点吗？”检视女儿身上的新伤时，林妈妈又气又不舍地说，“为什么你就不能跟你姐姐一样？”

原本还不怎么把母亲的话放在心上的晓雾，这时脸色突然煞白。

晨曦这时刚回到家来，在楼下喊道：“妈，你在楼上吗？我到隔壁赵伯伯家一趟，一会儿就回来，等我开晚饭。”

晨曦的声音刚好让林妈妈再度抱怨。“你看你二姐到哪里都会先交代一声，从小就不用人担心。而你每次跑出去，都不先跟家里人讲一下，又老是浑身脏兮兮地跑回来，出去了像丢掉，回来像捡到，你知道你简直就像——”

话到这里，晓雾已经知道接下来的是什么。“我知道，我简直就

像你和爸以前养的那只猫，每天晚上都跑出去跟外头的野猫打架，回来时全身都是伤，终于有一天它跑出去后就没有再回来……”

被拿来与姐姐们比较，总会让晓雾心里产生不舒服的感觉。在妈妈心里，姐姐们好比观音娘娘身边的童女，而她却是那只跑出去就没再回来过的猫儿转世。

为什么差那么多？

她也想像姐姐一样美丽温柔又聪明啊。

但她就是粗、就是笨，有什么办法？

妈妈不爱我……一股委屈涌上，晓雾捉起棉被把头埋进去。

“小五，别把头闷在里面。”天气这么热，会闷坏她。

她闷闷的声音从被子里微弱地传出来。“我不要你管，我就是要当坏小孩，等我长大以后，我就要离家出走。”

林妈妈又气又怜地看着躲在棉被里的小人球。

怕女儿会闷坏，不得已，林妈妈捉住棉被一角用力掀开。但立即又被晓雾顽强地拉回去，再度将自己裹住。

连续试了几次仍然没有办法将小女儿从被子里拖出来，眼见时间已经不早，只得暂时放弃。她拍拍鼓起的棉被。“我要下楼准备晚饭了，起来洗澡，伤口不要碰水，再过十五分钟要下来吃饭。”

晓雾闷不吭声，直到听见妈妈离开房间将门关上的声音才将头从被子里探出来。

不知不觉中，天色暗了。

树丛里的虫开始鸣叫起来。

熟悉的汽车引擎声从前院响到后院。是爸爸下班回来了。

然后是三姐和四姐路过她房门的交谈声。

一会儿，她们敲她房门。“小五，一起下楼吃饭。”

她赌气，却不知道自己在气什么。“不吃。”可能是怪妈妈偏心。

只听见门外朝阳悄声和旭日说：“小丫头又闯祸了。”

“但其实每次都是别人来招惹她。”听见旭日这么说，晓雾心头的方才慰藉一点。还是旭日好，每次都站在她这边。

此时，林朝阳抿嘴对她双胞胎姐姐笑了笑。

待旭日意识到双胞胎妹妹要做什么时，已经来不及阻止。

林家老四对着小妹的房门道：“小五，下来吃饭，你再不吃，小心胸部会发育不良。”

躲在房里的晓雾被击中痛处，抓起一个枕头就往门丢。“臭朝阳，走开，你们走开。”她们有胸部的人是不能了解没有胸部的人的悲哀的。

林旭日重重捶了朝阳一下，低声道：“你明知道小五最忌讳这个。”

有一回，她们不小心看到小五偷偷拿着晨曦的胸衣在平坦的胸前比画。晨曦年纪较长，发育得又好，敏感细心的旭日立刻知道她这个最小的妹妹心里在想些什么。

而但凡旭日猜得到的事，朝阳不可能猜不到。

这一直是她们双胞胎藏在心中的秘密。

她们可爱的小妹妹崇拜晨曦，一直想变得跟晨曦一样美丽。

可晓雾怎么会是晨曦呢？

就像她们虽是双胞胎，但旭日是旭日，朝阳是朝阳，两人终究